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 王白淵

羅秀芝／著



臺灣省立美術館策劃



藝術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

羅秀芝／著

出 臺灣省立美術館策劃

● 藝術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羅秀芝著．--

臺北市：藝術家，民 88

面：公分

ISBN 957-8273-26-6（精裝）

1. 王白淵 - 傳記

2. 王白淵 - 學術思想 - 藝術

606.886

88003159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

王白淵卷

羅秀芝◆著

策劃／台灣省立美術館

著作權人／台灣省立美術館

編輯製作／藝術家出版社

出版發行／藝術家出版社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47 號 6 樓

電話：(02) 23719692-3

傳真：(02) 23317096

郵政劃撥：0104479-8 號藝術家雜誌社帳戶

發行人／何政廣

法律顧問／蕭雄淋

執行主編／王庭玫

文字編輯／魏伶容、林毓茹

版型設計／王庭玫

美術編輯／李怡芳、柯美麗、林憶玲、王孝嫻

製版印刷／新臺華電子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藝術圖書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8 號

電話：(02) 23620578、23629769

傳真：(02) 23623594

／藝術圖書南部分社

台南市西門路一段 223 巷 10 弄 26 號

電話：(06) 2617268

傳真：(06) 2637698

／藝術圖書中部分社

台中縣潭子鄉大豐路三段 186 巷 6 弄 35 號

電話：(04) 5340234

傳真：(04) 5331186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88 年（1999）5 月

定價／台幣 600 元整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台業字第 1749 號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禁止翻印或轉載

J05
LP35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
王 白 淵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

羅秀芝／著

出 臺灣省立美術館策劃

● 藝術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王自淵

目錄

序	6
第一章 導論	9
一、「歷史」的弔詭	10
二、「要恢復誰的記憶？」	11
三、王白淵研究回顧	16
四、本書寫作的策略與焦點關注	19
第二章 荊棘之道行路悠悠： 王白淵的生平	22
一、略帶憂鬱的天真童顏	22
二、象牙塔裡的理想主義	25
三、苦悶的藝術家初夢	28
四、蒙上一層黑雲的詩人天空	34
五、探索生命的幽谷與《南部紫》傳奇	38
六、沸騰的原鄉夢 VS. 抗日革命洪流	76
七、高高擎起文化革命的旗幟	82
八、「佇立空虛的絕頂」	120
第三章 執起藝評的筆， 迷途於藝術的象牙塔	130
一、殖民美術的大迷宮	131
二、文化革命先鋒	136
三、批評家的理想	140
四、以千秋之筆勾勒「台灣藝術」史	141
五、在政治漩渦中為「台灣藝術」而戰	142
六、「國畫」論爭有感	146

第四章 化浪漫詩魂爲溫潤的革命精魄：	
論述風格分析	150
一、普羅文藝的理想 VS. 民族主義的嚮往——	
史的結構	152
二、辯證的修辭——語言修辭	154
三、混血的美感品味——鑑賞原則	155
四、民衆感情的組織者，萬人共有的文化價值——	
藝術內容	157
第五章 循著文化的良知歸鄉尋根：	
思想脈絡	160
一、由詩人的國度到革命的行列	161
二、歷史英雄的悲劇	162
三、藝術的普遍性與藝術的內在規律	163
四、藝術原鄉	165
第六章 台灣文化地圖上的一顆座標星：	
評價	168
台灣藝術的主體性	170
附錄一、王白淵美術論述代表作	174
之一、〈府展雜感：藝術的母胎〉	175
之二、〈省展觀感（一）—（五）〉	182
之三、〈對「國畫」派系之爭有感〉	190
附錄二、王白淵年表	192
作者簡介	199

序

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文明的躍進》一書中引羅斯金（Ruskin）的話指出：一個偉大的民族，國家在寫就其文明時，必以三種版本呈現，一是行為篇，二是語文篇，三是藝術篇，三者相輔相成，互為印證，但以後者最為真實。

何以藝術的歷史最值得信賴，因為藝術作品被建構時是最直接、內在且「無目的性」的方式展開，藝術家並沒有正在「寫」歷史的概念，作品完成後，不必透過別種媒介來包裝，它本身就可以直接與觀者溝通，曉畫者，的確可以透過作品窺見時代的真相。

羅氏所述雖言之成理，但圖像不比文學，並非人人可望圖生義，要將隱晦難解的造形轉為明晰可辨的論見，免不了要輔以文字敘述，也就是，最直接的藝術語言，往往還得間接的透過藝術評論之轉譯，才能較為完整地接受。

藝術評論，是經濟發達，文化勃興，思想活絡時代的產物，此所以較完整的藝評體系要在文藝復興，在漢魏六朝之後才出現（創作則史前已有），愈到晚近，隨著閱讀需要的擴充及資訊的高度發達，使藝評成為藝術生態中日益重要的一環，甚至，可以是一門特殊的文化產業。

台灣美術，長久以來是以創作、展示及消費為核心，雖然也曾有零星的藝評不時出現，但始終只能散放個別而微弱的影響力，直到《雄獅美術》和《藝術家》在八〇年代穩定發展後，才有了足以積極誘發的場域可供馳騁。美術評論之擴張，不僅豐富了藝術的完整面貌，同時也引動了某些藝術意念的萌生或美術生態的發展，這是台灣美術可以更為波瀾壯闊開展的一個標竿。

藝術創作，尤其是現代藝術，經常是紊亂，疏離而令人困惑，卻也是緊扣著時代脈動的另類寓言，極需思路敏銳，才情洋溢的評論家予以挖掘，釐清並彰顯其內在意義，進而轉換成脈絡清楚、可資閱讀的言說，這是何等重要的工作，遺憾的是，台灣藝評事業之擴張並不等於藝評環境之成熟，即使在九〇年代，台灣美術評論仍多以業餘的、應酬的，甚至簡略的方式呈現。

最近幾年，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連續舉辦的「藝術評論獎」，對促進藝評環境的提昇有莫大的貢獻，爲了台灣美術評論的未來能朝向更具系統性、研究性及開拓性，除了藝評獎之外，如何積澱台灣美術評論的過往，使之成爲一套可資借鑑的史料，使後來者能在此既有的基礎上繼往開來，應該也是一項相當迫切而必要的工作，「台灣美術評論全集」正是在這樣的意志鼓勵之下而誕生。

此一全集是可以永續發展的，第一套十冊所選擇的十一位美術評論家，是經由本館研究人員票選出來的，我們的首要考量是——藝評家之論述所產生的影響力，其次才是質與量的問題，而限於冊數必得以年齡做爲取捨之最後依據（皆一九四〇年以前出生者），可以說，這套全集是中青輩對六十歲以上評論者的一次再評論。

爲使「台灣美術評論全集」的評論目的凸顯，每一專冊均規範了十分嚴謹的結構及七至八萬字的論文，另外配上約一百二十幅圖片，以呈現其爲美術之評論的特色。另外，期望它也能不斷滲進菁英甚或大眾的「藝術評論」思維中，此實有賴利於閱讀與利於傳佈，所以，本館特別委託藝術家雜誌社代爲編輯、發行。

「台灣美術評論全集」的出版，對台灣美術的整理、研究與發展，對台灣美術評論的回顧、拆解與建構，相信都具有一定的貢獻與影響，值得我們關注並持續評論之。

台灣省立美術館館長

王白淵



第一章 導論

每位知識分子的職責就是宣揚、代表特定的看法、觀念、意識形態，當然期望它們能在社會發揮作用。宣稱只是為了一己、為了純粹的學問、抽象的科學而寫作的知識分子，不但不能相信，而且一定不可以相信。二十世紀的大作家惹內就說過，在社會發表文章的那一刻就已經進入了政治生活；所以如果不要涉及政治，那就不要寫文章或發表意見。（註一）

——艾德華·薩依德，《知識份子論》

歷史是一種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表面上，它是關於世界的一個面相——過去。它是由一群思想現代化的工作者（在我們的文化中，絕大多數的工作者都受薪）所創造。他們在工作中採用互相可以辨認的方式——在認識論、方法論、意識型態和實際操作上適得其所的方式。而他們的作品，一旦流傳出來，便會一連串的被使用和濫用。這些使用和濫用在邏輯上是無窮的，但在實際上通常與一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並且沿著一種從支配一切到無關緊要的光譜，建構並散佈各種歷史的意義。（註二）

——凱斯·詹克斯〈歷史是什麼〉，
《歷史的再思考》

二十世紀末海峽兩岸的知識分子當然也有一個「共同知識範疇」，但是不可否認的，其中很大一部份是支離破碎的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新馬克斯主義；支離破碎的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與東方主義；更別提支離破碎的達達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魔幻寫實主義。支離破碎來自西方文化的「狂風暴雨」，來自中國傳統文化之被「連根的搖撼著」。……所以，可以回到十九世紀第一個提倡「自改革」的龔自珍。他的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廣義的史，也就是國學——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兩百年從「自改革」出發、奮力走向西方的漫長道路上，龔自珍大概不曾預見這個歷史的悖論：「去其史」者最積極的，竟是中國人自己。（註三）

——龍應台，〈序 百年思索〉，
《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

做為世界殖民經驗不可分割一環的台灣史，其歷史記憶的保存一直是由統治者來壟斷。通過統治者的思考和眼睛，依照統治者的意志和好惡，台灣史料的紀錄有計畫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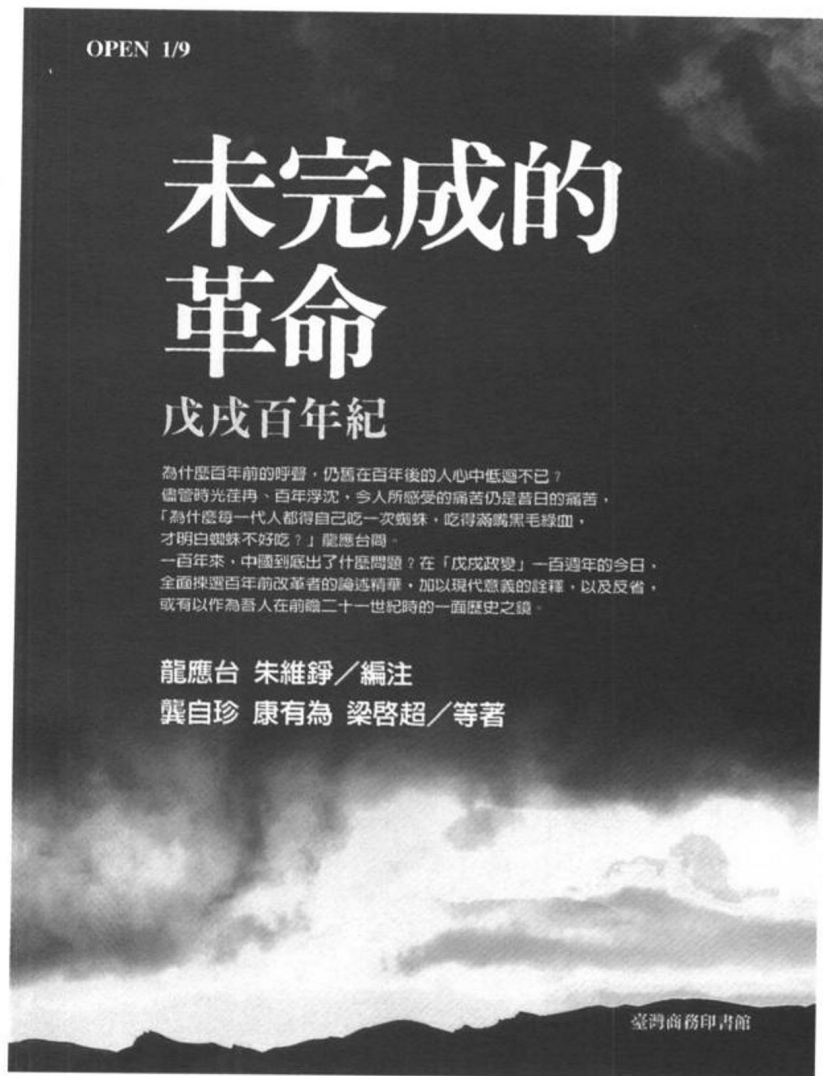
被塑造起來。因此，在歷史上所有的發言權，都偏向權力的一方；被壓迫、被殖民者遂成為沈寂的一群。被殖民者覺悟到要恢復歷史記憶時，一個殘酷的問題便浮現出來了：要恢復誰的記憶？（註四）

——陳芳明〈從《台灣懷舊》到
《島國顯影》——建立台灣後殖民史
學的一個方向〉，《危樓夜讀》

一、「歷史」的弔詭

藉由文字的寫作「凝視」王白淵，對筆者而言是一種特別的經驗。在時間長流之中打撈他本人留下的隻字片語，和片段的各式參考資料，的確很難拼湊出具體的王白淵形象和其條理分明的思想脈絡。不過，根據其同時代友人的描述，基本上，王白淵的形象不脫書生本色，而思想關懷的重心則聚焦於台灣文化的命運上。因此，筆者凝視的焦點移動也圍繞在這些線索上。之所以用「凝視」為切入方式，主要有意區別於所謂的介紹與分析。因為，筆者相信追述過去的歷史，就如凱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所說的：

歷史是一種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表面上，它是關於世界的一個面相——過去。它是由一群思想現代化的工作者（在我們的文化中，絕大多數的工作者都受薪）所創造。他們在工作中採用互相可以辨認的方式——在認識論、方法論、意識型態和實際操作上適得其所的方式。而他們的作品，一旦流傳出來，便會一連串的被使用和濫用。這些使用和濫用在邏輯上是無窮的，但



龍應台、朱維錚編注，《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封面。

在實際上通常與一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並且沿著一種從支配一切到無關緊要的光譜，建構並散佈各種歷史的意義。(註五)

是的，歷史的寫作是由歷史學者所創造出來的，被不斷使用和濫用，並與一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而建構並散佈各種歷史的意義。這是詹京斯對「歷史」所下的定義。他並對「過去可以被了解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提出了這樣的說法：

……歷史是存在於主觀之中且在意識型態上有立場的；客觀性和無偏見的說法是妄想；神入是有毛病的；「原件」並不表示「純正」；歷史不是一門藝術或一門科學，而是別的，是自成一格的，一場追求真實的世俗和文字遊戲。歷史是科學或藝術的隱喻，反映了權力的分佈——這種權力使隱喻成真。(註六)

正因為這樣的弔詭機制使然，思考過去歷史中的王白淵，使我不得不隨時提醒自己必須本著「積極的和內省的懷疑主義」(註七)的精神。既然「歷史是存在於主觀之中且在意識型態上有立場的」，筆者的歷史寫作也不例外，只是所謂的筆者個人主觀的「意識型態」，在此暫且用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知識分子論」來定位：

每位知識分子的職責就是宣揚、代表特定的看法、觀念、意識形態，當然期望它們能在社會發揮作用。宣稱只是為了一己、為了純

粹的學問、抽象的科學而寫作的知識分子，不但不能相信，而且一定不可以相信。二十世紀的大作家惹內就說過，在社會發表文章的那一刻就已經進入了政治生活；所以如果不要涉及政治，那就不要寫文章或發表意見。(註八)

政治的確無所不在，宣揚特定的看法、觀念、意識形態即是一種介入政治的形式，發表歷史寫作的文章當然也是一種政治意見的表達。

二、「要恢復誰的記憶？」

筆者發現台灣歷史的寫作，尤其宛如政治立場的宣示。由於相關的寫作在最近幾年逐漸成為各式「知識分子」們的關懷重點，因此，種種不同的歷史論述也各據山頭彼此呼應。只不過，以台灣的過去為主題的歷史寫作，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或根據什麼原則，也就出現極端不同的看法。

龍應台在最近出版的《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的序言裡，表達了她的看法：

二十世紀末海峽兩岸的知識分子當然也有一個「共同知識範疇」，但是不可否認的，其中很大一部份是支離破碎的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新馬克斯主義；支離破碎的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與東方主義；更別提支離破碎的達達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魔幻寫實主義。支離破碎來自西方文化的「狂風暴雨」，來自中國傳統文化之被「連根的搖撼著」。……所以，可以回到十九世紀

第一個提倡「自改革」的龔自珍。他的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廣義的史，也就是國學——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兩百年從「自改革」出發、奮力走向西方的漫長道路上，龔自珍大概不曾預見這個歷史的悖論：「去其史」者最積極的，竟是中國人自己。（註九）

很顯然地，龍應台所站的立場是圍繞在中國文化圈中的台灣來談台灣，她呼籲回復「廣義的史，也就是國學——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以解決「集體失憶、自我消滅」的困境（註十），不可不謂用心良苦，只是，龍應台可能將台灣的位子定得太死了，主要定在大中國的框框裡頭。

龍應台其實自己也同意文化是活的，她說：

個人、自由、人權，在西方文化裏也是經過長期的辯證和實驗才發展出來的東西，不是他們「固有」的財產……文化，根本沒有「固有」這回事……文化是一條活生生的、浩浩蕩蕩的長江大河，不斷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觀。文化一「固有」，就死了。（註十一）

既然沒有「固有」這回事，而是「不斷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觀」，那麼，龍應台是否忽視了台灣河道景觀的形塑過程，而直接捉住一個可能的中間點予以擴大解釋呢？越過日本統治和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幾十年，直接將百年前和現在的台灣拼接在一起，難保不產生畸形的台灣文

化的詮釋。當然，如果只是回顧十九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意欲提供二十一世紀的思索者一些參考，這樣的錯接可能就產生某些積極的意義了。然而，如果要談「國學」或「正史」，筆者認為應該更開放地納入匯流入台灣文化主流的各小支流，將「錯接」的河道景觀當成正統主流，即使是意識形態的自由表達，仍顯得獨斷而霸道。

另一位學者也是長期從事台灣文化研究的陳芳明則表達了相當不同的看法：

做為世界殖民經驗不可分割一環的台灣史，其歷史記憶的保存一直是由統治者來壟斷。通過統治者的思考和眼睛，依照統治者的意志和好惡，台灣史料的紀錄有計畫地被塑造起來。因此，在歷史上所有的發言權，都偏向權力的一方；被壓迫、被殖民者遂成為沈寂的一群。被殖民者覺悟到要恢復歷史記憶時，一個殘酷的問題便浮現出來了；要恢復誰的記憶？（註十二）

龍應台跳過的幾十年，正恰好就是陳芳明最關懷的年代。「被殖民的台灣」是陳芳明思考台灣歷史時著力的焦點，於是他發覺出現了一個殘酷的問題「要恢復誰的記憶？」是的，這個問題是如此「殘酷」，如果「殖民」廣義地涵蓋了強勢階級對弱勢階級的奴役，那麼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可能出現的「殖民」就包括了漢人、原住民、日本人、台灣人、國民黨政權、台灣本省籍民等等不同的強勢對弱勢的「殖民」，甚至可能還有在政治、經濟、文化上不同程度的強弱勢階級之分。如此複雜的問題和糾結的權力關係，當然出現了「殘酷」的現實問

題，要解答「恢復誰的記憶」這個問題，也就不可能是三言兩語或一個人的力量能解決的。

陳芳明相當有心嘗試解答所出現的權力對應關係。他指出不同勢力對台灣歷史解釋的權力角逐，包括中國北京的決策者、台灣統派、台灣極右立場、台灣左翼史觀等等的不同勢力代表。他如此說明北京決策者的台灣歷史解釋：

……北京的決策者，有計畫、有系統地對台灣文學、台灣史學建構一套周密的歷史解釋。中國學者在採取左派觀點，分析台灣歷史過程中的政經結構，企圖剔除台灣與中國社會之間的歧異史實，而刻意強調兩個社會有同質性格，並進一步聯繫到「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北京對台政策。（註十三）

並批判中國的台灣研究學者，嚴重違背學術研究的紀律。對台灣的統派學者，陳芳明也予以嚴厲的批判：

……在教條的政治信仰指導下，他們也採取一種貌似社會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台灣歷史。基本上，在這方面的研究，「統」的味道遠遠超過「左」的精神，政治氣息則高高凌駕學術訓練之上。統派歷史解釋的重點，無非是呼應北京對台政策。依照那樣的史觀，台灣的左翼運動幾乎就是中國革命的下游，台灣社會簡直是依附中國的陰影而成長的。……統派的歷史解釋，是偽民族主義，也是偽社會主義；其真正面目，只不過是為中共的政治目的效勞服務。這種來自台灣內部的輕侮，對左翼史研究所造成的扭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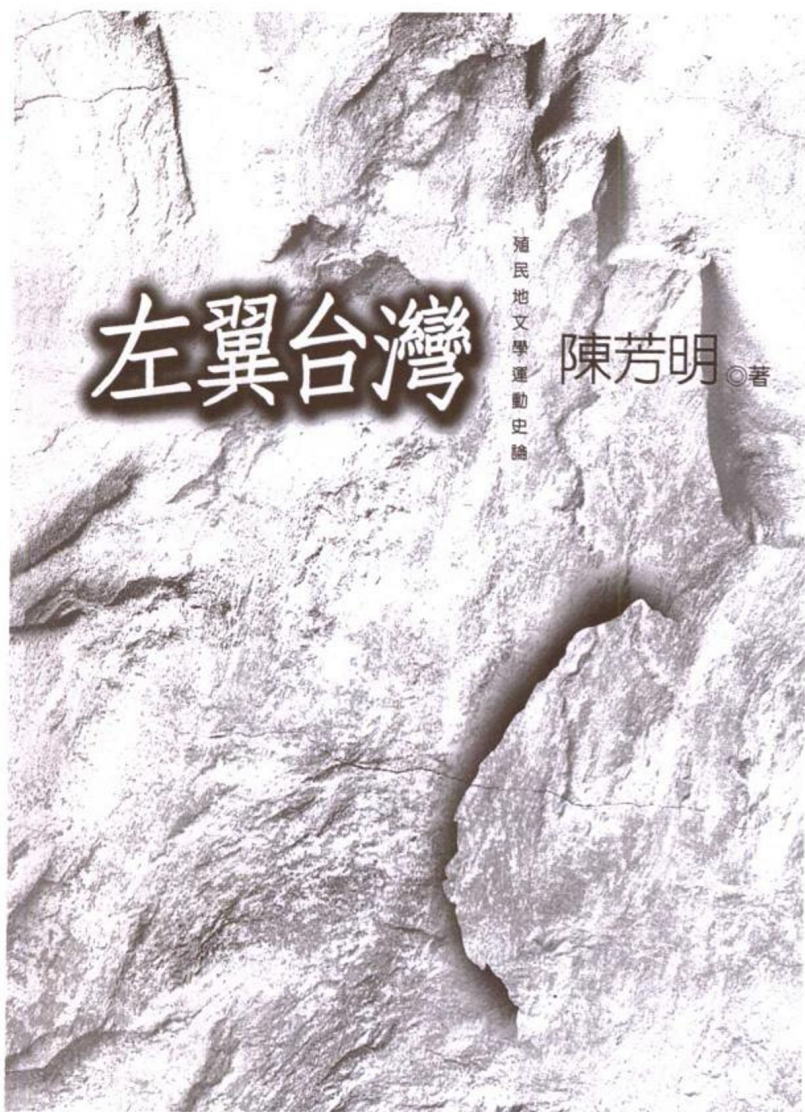
並不亞於來自中共的蠻橫解釋。（註十四）

如此的批判，無疑是十分嚴厲的。對台灣極右立場的台灣史詮釋，他的批判也絲毫不留情：

……無論是日據的殖民時期或戰後的戒嚴時期，統治者的極右立場對台灣史研究有過巨大的影響。為了鞏固權力基礎，他們偏重於資本主義對台灣社會的改造，藉此將其統治意志灌輸於歷史解釋之中。依照這種推理，唯一對台灣社會有貢獻的，就只剩下與統治者合作的資本家。整個推動歷史的力量，是以上層結構為重心。如果統治者的歷史解釋可以成立的話，則廣大的台灣民眾在歷史過程中的地位是無足輕重的。這種右翼史觀，事實上，是封建帝王史觀的一種變相延續。（註十五）

至於，對他自己本身所傾向的左翼史觀，他有如下的說明：

……基本上，台灣社會的形成過程，全然脫離不了殖民地的性格。即使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日本殖民時期中斷，但在中國落後政權統治下，台灣社會其實進入了另一階段的後殖民時期。從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一直到有關歷史、文化的政策，仍然強烈存留著殖民統治的跡象。有自主性的殖民地知識分子精神，便是孕育濃厚的抵抗文化與批判文化。台灣左翼運動遺留下來的批判傳統，在後殖民時期的今天仍然寓有高度的暗示。尤其是北



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封面。

京企圖在台構築代理人政權的事實，使台灣知識分子產生自覺，而這樣的自覺與左翼傳統是可以密切結合起來的。「台灣民族」、「台灣獨立」、「台灣革命」的主張，是左翼運動提出來的；面對著中國帝國主義的野心，以及在台統治者的投降心態，這些主張還是帶有強悍的現代性。（註十六）

左翼的史觀是陳芳明選擇的建立台灣史的關照角度。而《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不僅是他理念實踐的實例，也藉此呈現台灣左翼觀點的發展以及在政治運動史上的實踐。

並非只有政治史的詮釋有史觀不同的權力角逐，文化史也是一樣的。《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註十七）便代表了陳芳明在台灣文學運動史研究方面的個人史觀的實踐。由於王白淵本身也受到左翼思潮的強烈衝擊，在某種程度上，他也可以算是台灣左翼運動者，因此，陳芳明所提出的左翼史觀對筆者的寫作深具啟發。尤其在想像台灣歷史人物錯綜複雜的認同意識，和創作者夾在藝術與現實之間的情感糾結，很難只藉由一些史料的堆砌便交代得清楚，陳芳明兼具詩人性格的歷史想像，提供了一個開闊的歷史視野。針對台灣左翼文學史觀的提出，他強調了殖民主義的事實、種族和性別的議題和主體建構的追求等三個特色（註十八），也提供了筆者思考王白淵的藝評創作一個極佳的參考理論。

當然，台灣歷史的寫作除了有台灣境內的論述角力之外，其他如日本等地的研究者的研究也是重要的參考對象。例如長期旅居日本的戴國輝，便以海外的實際生活經驗提出了一些不同的關照